

那条路从我下车的塘外一直通到农场。那些年每个月我会走两次，回上海休假，从上海返回，走五十分钟。休完假回农场，下车的时候都是天黑了。路上没有路灯，我便想着明亮的心思走在黑黑的路上。当知青的那些年，我灰黑的心思很少，明亮的心思很多，所以“走路”的时候不沉重。

右面是河水和芦苇，左面是田地，我走着走着，看见左边路边有个黑乎乎的一团，走到面前，看清楚是个蹲着的阿婆。阿婆抬头看着我：“要买鸡哦？生蛋的老母鸡。”她的话是上海奉贤口音。我说：“介夜了，依还在卖啊？”我是上海市区口音。她说：“依要哦？”

我就问她，鸡多少钞票一斤，她说，一块二角一斤。我问她，为什么要卖掉，你不可以自己吃吗？她说，我长这么大，还没吃过鸡。她又问我：“依要哦？”

我说，我刚从上海休假回来，要是现在回上海休假，就买了。她说，上海人喜欢吃老母鸡的。

我转身走了。她说：“依想买，就再便宜一点。”她的声音很老，在夜晚里是一个很轻微的飘忽，立刻就落到了地上。我走了一段路，回头看看，那一团黑黑的还在那里。一路上，我老在心里说着那句话：我长到这么大，还没有吃过鸡。她当女儿的时候没有吃过，当新媳妇的时候没有吃过，当妈妈没有吃过，现在当阿婆了，还是在把鸡卖掉。

那是四十几年前的事。后来所有的路都变了，宽了，许多都高速了，但是路上总是还会有“蹲着”的人，白天和黑夜，困苦和艰辛。

你看看，这是多么热的下午，她蹲在路边的草坪上拔草，戴着草帽，“你拔草啊？”她看看我，“怎么就你一个人拔？”她说：“我承包的。”我指着长长一溜草地：“这都是你承包的？”她指指远处的红绿灯：“一直到那儿。”她的衬衣湿透。“他们每个月给你多少钱？”“850。”她是外地口音，这是在上海的一条路上，而且是2015年，她说850的时候低声悄语，没有一点儿火气。我帮她拔了几棵草，然后站起来走，我要去4S店开回在保养的蓝车。我知道我这样的蹲下和询问，鲁迅先生都会在他的文章里说出一通讽刺的话，而且句句深刻，可是我除了蹲下和询问还能做些什么？我也是走了一段路还回头看看她，就像看那个黑黑一团的阿婆，但是这时我深深同情的却是自己，过着的早不是知青的日子了，可是心里的灰黑却比以前多得多，骂骂咧咧，可是你看看她，850元，湿透的衬衣，一声不吭，我不用心，都看得见她的心里比我明亮得多。他们平平静静过着穷日子，可是呼吸平静、干净，和许多多“富豪”比，他们简直是蓝天！而那些“富豪”却黑乎乎一团。我突然就

明亮

梅子涵



子涵夜话

感事回首

萧丁

一 七七记恨

百年倭寇扰东南，
甲午风云痛马关。
更有卢沟沉血月，
堆仇积恨海成山。

二 靖国拜鬼

降书诏告墨才乾，
军国阴魂去又还。
近卫文磨今转世，
投胎安倍世难安。

三 安倍访美

当年嘶咬血斑斑，
忘却前仇展笑颜。
点染伤疤作花朵，
一狼一狈互为奸。

家风，也叫门风，乃一家一族世代相传沿袭的风习。我家吃晚饭，父亲下班未归，母亲要等，我也等。人不到齐不吃饭，这就是家风。

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就从事商贸工作，天天早出晚归。母亲是家庭主妇，很勤俭。我整天跟着母亲，朝夕相处。随着我慢慢长大，开始上小学。那时，父亲调往文具店，店里有图书卖。恰逢儿童节，父亲给我买来几本儿童读物作礼物，其中包括《春秋故事》等，我就有了读历史书的兴趣。父亲读过私塾，每当闲暇时，还给我背诵唐诗。唐诗的美，深入我心，从此爱上古诗词。有时父亲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，带我去看京戏，诸如《四郎探母》《打龙袍》，以京戏正面人物言行教我正直和忠孝。父亲又让我使用他的端砚和颜真卿的字帖，让我每天临帖，练习中华书法。

那时我人长得矮小，在学校、在弄堂里被大孩子欺压。母亲获悉，尽管斗大的字不识一个，可出口就是一句俗话，她安慰说：“让人不蚀本，吃亏占便宜。”她以老祖宗智慧，

最近以来，常听到来自上海的“惊诧”。鲁迅当年写过《友邦惊诧论》，是为揭露南京政府投降卖国，屠杀上海请愿学生的丑闻。他的惊诧与上海有关，我听到的惊诧也与上海有关，但不是丑闻，而是关于上海方言正在消失的警告。

上海方言消失？依肯定搞错啦，依勿好哈讲八讲。你看看，还真不是九兄胡讲乱讲，人家说得头头是道。首先一条，上海外来人口已与原住民持平。换句话说，一半上海常住人口不是本地人，不说上海话。很明显，从人口比例上看，上海话已不再是主体，而逐渐沦为上海市的“地方语言”。大量人口来自四面八方，他们南腔北调，交流的最大公约数只能是普通话。

上海方言有个特点，半音多，说一半留一半。比如上学的字字，在普通话里是两个音节，西约学。而上海话只一个音节，哦，大学叫大哦。再比如龙虾的虾字，普通话是西啊虾。上海话是呼，也是一个音节，长度整整少了一半。用少于一半的音节来表达同样的意思，功夫全靠微妙的舌音变化，否则说不清。问题就在这个舌音上，这种微妙的舌音必须童子功才学得会，半路出家绝对不行，所以大量外地人想学上海话也学不像，连近在咫尺的浦



世象杂谈

许多多“富豪”比，他们简直是蓝天！而那些“富豪”却黑乎乎一团。我突然就

修好的。就算知道，很多人也会想，我要知道这个干什么？这难道有意义吗？我对他说：“你铺得真好，晚安。”

我没有再去名品店，在路上逛了一会儿，就回酒店了。我没有立刻晚安，而是要坐下来写一下。在我的路上，当然看见过很多这样的蹲着，可是刚才不知怎么就接连想起了阿婆和拔草人，于是我就这样把他们和印度人写在一起了。我并不喜欢看见这样蹲着的困苦，多么希望那个印度人现在正在他的家里晚安，有冷气，大大的床非常舒服，可是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，心里却虽沉重又明亮，甚至还有一点儿喜悦，因为他们可以照亮我的心思，他们虽然蹲着，但是他们是有光芒的，他们也许是更好的路灯，我们走在它的下面，影子不容易歪掉。我们不是只是读伟人的故事，富豪的故事，也要读读他们。

我写完了。现在是新加坡深夜两点。

晚安，印度人。晚安，拔草人。那个阿婆应该已经不在，可是我也要对她



夜光杯

上海话会绝迹吗

(美) 陈九

东人、崇明人都不会说正宗上海话。难怪上海人惊呼，上海话在消失中。

还有就是学校的教育曾经基本不用上海话，而说普通话。老师很多来自外地，不讲上海话。学生很多也是来自外地，也不说上海话，两不说，所以上海大专院校基本以普通话为主。这种现象正向中小学蔓延，随着外来人口增加，中小学师生也越来越多样化，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靠普通话交流。如果连孩子都不说，上海方言还有戏吗？

但我以为，上海话作为方言是不会消失的。上海人很会大惊小怪，“要命嘞，个勿得了啦”，这是上海人最要说的口头禅。方言是从土壤里拱出来的，像大葱一样，只要这片老土地在，上海话就不会消失。上海话多半来自苏州，少半来自浙江，这些地方都不会消失，根基仍在，上海话何尝会消失，杞人忧天嘛。

可话又说回来，虽不会消失，但肯定有变化。语言是在交流中丰富发展的，上海外地人

《病梅馆记》之所以不朽，识者皆知其本意在呼吁思想解放。人之所以区别于万物，乃在于思想。思想一旦束缚，则或“曲”或“欹”，非为“病梅”不可了。

然自西汉“独尊儒术”以还，“定于一”的思想统治一直为历代帝王所遵奉。尽管推行的是杂霸政治，未必非韩非墨，抑或儒道互补，然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则自汉武帝以迄慈禧，几乎皆心领神会，乃长治久安之妙策，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甚至一语可以治天下，毋需半部《论语》。不料鸦片战争的炮火，轰开了中国大门，西学东渐，各种思潮纷至沓来，天

占了半壁江山，他们的语言一定对上海方言产生影响，丰富也改变着所谓纯正的上海腔。同样情况早在北京发生了，我小时候说的北京话与今天的就很不同，现在的北京话基本就是普通话。大都市的方言变化最快，全世界都是如此。

口语是文明的主要载体，即便没有文字也不能没有口语。口语变化印证着物质生活的变化，在物质生活逐步丰富的同时，方言发生变化是很自然的。物质的背后是人，人的迁徙交流越加频繁，方言的空间就越狭小。英语与法语德语的交流产生了美式英语。上海话与其他方言交流，定将产生新的上海话。

惊诧上海话会消失的人，实际是担心老上海的生活方式正在远去。他们的心态有些像小说《飘》的作者，为一个消逝的时代叹惋。这可以理解，那个年代毕竟流淌过他们的青春岁月，爱恨情仇，是他们生命的本质，无法割舍。说到这我会感动，我本人也很重感情，爱怀旧，我同情所有怀旧者，怀旧万岁！也同情他们对上海方言的忧虑。我仿佛看到残阳之下，一个优雅的旗袍背影，徐徐消失在石库门的台阶路上，叮叮作响，她的清香令人陶醉，久久将我环绕，那必是雅霜牌雪花膏、双妹牌花露水。

读龚自珍《病梅馆记》——名著浅读 寐斋



时未几，先有“尊孔读经”之提倡，后有“一个领袖、一个主义”之喊令；及至天翻地覆、万象更新之后，哪里想到又迎来了“一家争鸣、一花独放”，“万马齐喑”乃至“一言堂”的局面。这就难怪人们何以以陈寅恪的“独立之精神、思想之自由”为可贵的追求了。

只要“定于一”的思想统治不打破，则《病梅馆记》的现实意义始终不会消亡，然为思想解放计，渴望《病梅馆记》速朽，是所宜也。

让座及其他

黄抒绮

一日坐公交车，多数乘客有座位，零零落落站着几个人。到站，上来一位60多岁的老妇，白发苍苍，吭哧气喘，右手拉住拉杆往上走，左手抱着白胖小子。白胖小子6岁朝上，身高不低于1米2，其实是个半大小子，但躲在老妇怀中，完全没有双腿站立的意思。老妇顾目四望，殷切目光里写着一句话：哪位给我让个座，我是抱小孩的老人。果然有青年起身让座，老妇感谢，把白胖小子放上座位，甘心情愿站在旁边。大家豁然开朗，原来她老人家身子骨硬朗，抱着小胖孩只是想给孩子占个座儿。

又一日公交，拥挤无比，到站，突然有靠窗位置乘客下车，边上一位中年妇女，并没有马上坐下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前门站着的一位老伯，目光炯炯大步流星，排开拥挤的众人，一屁股坐定，长吁一口气，神态自如。边上的中年妇女小声说：“你踩着我的鞋了，不能慢点吗？这个座位没人跟你抢。”老伯眼望窗外，手扶把手，看样子并不知道人家嘴里的那个“你”指的是他，如此装聋作哑，我也是醉了。

再一日公交，有人站着，有人坐着。车到站，上来一位很老的老爷爷，一个背着沉重书包的中学生赶忙让座。老爷爷连声道谢，蹒跚着坐下，喉咙吭哧作响。果然他频频咳嗽，一口浓痰直接射在中学生脚边，不知有没有星星点点弹在裤脚，中学生连忙跳开，老爷爷抬起头，给中学生一个灿烂的微笑。

尊敬老人，是全社会都应该做到的，因为我们人人都会老，但有时候老人



夜光杯

是不是也该懂得尊重别人？

这么多年教师做下来，凡碰到事情，能找学生家长谈的绝不找爷爷奶奶。跟家长很好沟通的小事，在祖辈那里也许会成为难缠的大事。比如你告诉学生的奶奶，孩子今天在体育课上摔了一跤，再平常不过吧，没磕着没碰着，没擦破皮，奶奶马上一脸紧张，翻起孩子的裤脚痛骂孩子不小心，看看摔坏了没有。到这一步我能理解，隔代亲嘛，宝贝。怕的是往下发展，盯着孩子问，有没有哪个同学推了你，要是碰上她那孩子供出谁谁在踢球时推了我一下，那就依不饶了，轻者要把对方叫来当面责骂，重者要求对方登门送礼道歉。体育游戏本来就有磕磕碰碰，把孩子当成玻璃人，只能害了他啊。某一日说起这个话题，有一位老师呼应共鸣，说现在的奶奶真难沟通啊，怎么到老了反而计较了，看看人家秦怡，近百岁的老人了，精神矍铄，气质优雅，人家会计较这些鸡毛蒜皮吗？

告别

赵玉龙

过去的事物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脑海中的时候，我知道我是永远和它们告别了。我们总是在和逝去的时代告别，和我们生命中出现过的

今天在为昨天告别，明天又将要为今天告别。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突然觉得时光珍贵，我们需要太多的珍重，没有时间去怨恨，没有光阴可以去虚度，一日一日，需要我们过得踏实而稳重，才是妥帖的、内心安稳的。



夜光杯

十日谈

我家的故事

来讨吃母亲煮的粥。他妈来找我，他就躲门后，叫母亲对他妈说我不在。母亲的热心、富于同情心的性格，让我们耳濡目染。

不久搬家，居住月华坊。楼下客堂里的宁波老太，以前做过拿摩温。看上去一副笑脸，做起事来促狭。前楼是她大女婿，后客堂是她二女婿，除我们后楼4人亭子间4人外，她家共有15人。按人头收取电费，差2分钱缺额，她硬要我多出2分钱。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姐和我坚决反对。可父母不争论，悄悄把电费付了。后来我也碰到此类事，合用自来水按人头收费，我付费总比平均多。对此类锱铢必较、贪小便宜的行为，我总以父母为榜样，显示出大度和豁达。

父母就是家风。父母一言一行的流露，一事一物的处置，为子女作表率。这也是百姓家庭培养家风的方法。

父母就是家风

徐春望

其家；视人之身，若视其身”。在芝阳里居住时，石库门里家家户户都生煤球炉。母亲自己炉子生好了，就帮隔壁生。火柴、废纸、木柴，互通有无。小买菜来拣洗干净，就帮邻居拣。亭子间里两个小男孩很可怜，爸爸要到印刷厂上班，妈妈疯了，整天穿着花连衣裙跑教堂。母亲就尽量抽空照料他们，关心他们穿衣吃饭。我姐当时在街道做事，就替他们申请政府救助。最有趣的是门对面有个小男孩，他家鱼肉白米饭放着不吃，溜进我家